





春渚紀聞卷第三

雜記

乖崖劔術

韓青老農何遠撰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  
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  
居東垣有亭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東謂隱居  
曰子自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  
劔約平人間斷東為二居隱驚愕問之曰我往受



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  
還家平野間遙見一牽子乘驢徑前意其輕揚心  
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  
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是居昂然  
飛步神韻輕率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  
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念起于衷實將不利於  
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尽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  
夕交結而去

### 揚醇叟道術

餘抗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蓄書畫頗有精  
識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揚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  
爽善談即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  
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  
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揚曰余常觀翰林風  
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相入揚徐曰子目力未  
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  
人尚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終未可尽談也  
揚復善笛蓄鐵笛六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



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畫而  
笛素不從之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  
觴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揚徐笑曰俟令往  
取實無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  
客皆不知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  
常驅役使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  
可使盜取耳子欲奪之當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  
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  
術且言吾術斷欲為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

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鬪人同授盟戒而行其  
教鬪未滿百日而輒其所犯即夜夢授杖於像前  
晨起皆發癰數日而卒既而揚辭以有行沈問所  
之揚亦知沈有何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  
子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梓極宮以八月十五日  
為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揚既行而沈  
以事番連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訪之了無  
所問回過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揚之在  
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醉叟何處相期且當約



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而言曰揚誠竒士  
竒士左右之來惜較旬日之遲也揚至此月餘一  
日無疾焚香跌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坐人曰希  
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語  
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終  
是即觀中設位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  
行其所授而終

###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為奉子赴試禮部一  
不中即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  
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  
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受樂仙得書徑至湯  
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  
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  
目蓬首携瓶至前淪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  
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受之李微笑  
曰王師乃爾管人閑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  
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詞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未



又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焯然如岩電燭人握手  
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剗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  
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  
世人點銅為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錠請  
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  
李所授無異也即令取油鐺於前投樂仙所作烹  
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又  
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  
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

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既蹤跡數日不復  
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  
留上旬日而主僧復善士適且日必焚香轉式以  
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  
門不然亦非常之事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  
掃室以待至日歛入畧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  
有一牽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筥而來主僧揣之曰  
我所占貴人豈此牽子異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  
占以驗之即喜躍而出謂樂仙曰貴者審比人也



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奉進  
士也既而主僧請具飲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  
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即呼  
燭設席命其僮於竹筍中出果實數種既皆遠方  
珍新至傾酒盃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厨十香酒  
也酒行筍中出三大煎鮭魚尚未冷酒再行又出  
三肉餅亦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  
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  
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

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亦  
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  
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樂即仙炷香前拜而請其  
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慄言其罷奉求道了未  
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  
真人也固知子棲心之義更俟與子勘問之也樂  
仙稽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  
膝與蒼齋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万福  
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



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謫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真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教汝也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游過之夜語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錄中六丁名字也即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尽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葬事且番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咱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循塘樂而至界河與比寨相望自乾寧軍穿濼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迤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愁者為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甕兩目燁然可畏也既不敵前即醉宿傍



舖舖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肺之至滿數缶蕭醉醒  
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舖卒給云夜漁于海得大  
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臠就火燎食  
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  
為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覓背脊間腫  
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揩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  
數時群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自取餘虱計前  
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憩樹陰見巢中鶴鷄羣  
戲念欲取之即身在鶴仄攬雛而歸復視鶴巢又  
念可登而取即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  
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尽出尸蟲而輕身自  
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刘海蟾

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氏張守真為傳靈語  
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真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  
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靴過  
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袍青巾曳  
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陞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



貞爾雙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  
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  
海蟾也諸天以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  
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  
就仙職所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不得非列仙之  
癯者我尚不敢正視之况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牽子  
雖衣褐不完而羊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  
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  
其一戲為別也牽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盃器付  
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牽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  
弟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賜也語  
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覓賜間如沸湯傾注乃大  
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盃中牽子徐舉盃示座  
人曰誰能飲此者牽座穢唾之迺大笑牽盃自飲  
言別而去明日僧雛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  
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過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來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癥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文為兒時感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舟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友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當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為僧居京師定曆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



神丹療之為啓爐取刀圭與服十數日即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謝起白云其實幸獲居四郎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前後資給備至約竊丹為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顧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而許分竊為獻子宣喜甚送僧降階而僧退揖為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舉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貽其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紆公袞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如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盡付石截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為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為戲人欲捕取即走扣袖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覆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



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  
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人拱坐告衆曰我  
今年九十歲矣又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暫當小別  
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南而塑  
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辨封題甚固云  
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禳事有一道人云  
我自始嚴州來知子不父回浙幸為我達於嚴州  
天慶觀尋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  
此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因共發其藏則空棺矣

### 綦韋遇三皇閼宮

綦韋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  
守甘陵韋自密徃省之過比州河灘見三老人皆  
布裘青巾獨坐而語韋視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  
即憇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略韋心益竦異復前致  
敬一老人徐顧韋而言曰汝徃恩州省汝兄耶汝  
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爾汝之業儒竟無  
補於事當求避世修真超脫塵累也韋常留意於  
內外丹事益易其說五日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



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  
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  
三皇閼宮也革即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  
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  
絕慾專以修貞為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  
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  
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  
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揚花滿路飛胡人游騎拍鞍  
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  
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革有  
前知之見後范温起海州李寔以布衣被虜温待  
寔甚厚每事多訪之温意欲歸朝又擬投偽齊議  
未決寔與革有旧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  
年今日已陞朝合食宋祿餘人無使知也寔由是  
為温決歸朝之策又温引衆歸朝朝定賞以寔  
嘗與温謀自白身授朝奉即一如革言

仙挑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未為已郡守遣



徒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顧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跪謝引裙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即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还郡狀若狂人見人即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故既語所遇即復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蜀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禱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具飯遇僧過門即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宰相足你手裏出已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既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為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



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  
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青人生以樵採為給一日樵歸於  
山道遇二道人對碁弛擔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  
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李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  
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  
竟李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  
能從爾巢神山也我將李大乘法為浮圖氏不久  
吾師至矣某者問子師為誰曰今勅住秀州崇德

福嚴寺員覺大師志濟是也即負樵還家翌日入  
城市以相字為名而言人相福率皆如見歲餘黃  
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携志濟而來張即投  
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弊壞者輒  
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  
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  
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  
何知欬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  
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



之應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  
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携瓶水上履雪簷騰蹕  
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  
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 雀鰍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記  
為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為業年  
五十臥病踰年衆餼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竟頭  
痒不可堪忍把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搔痛

戛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拉髮搖頭痒似少止頃之  
復甚則以手助力捉捽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觜  
叢啞不知其數鄰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覲速  
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鰍鰻為給  
而鰍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鰍滿中投以鹽醃聽  
其咀啖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今鹽醃之味漬入  
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  
得疾但奄胃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  
鹽醃為味以盂置牀時時飲之且言焦也與翻过



着令家人轉仄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體肉消潰  
腸胃流逆而卒湖州贈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  
壁下自啣其指至十指皆尽血流被體號呼而終  
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鷄於木杪不知先有  
大蛇啖鷄巢中兒始驚視張口則蛇徑投兒口與  
兒俱墮木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蛇俱死矣河  
朔雄霸與滄棣皆邊塘樂霜蟹當時不論錢也每  
歲諸郡公厨糟淹分給郡寮與轉餉中都貴人無  
慮殺數十萬命余寮塔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  
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藏甕大蟹滿中皆已通熟  
可啖而上有一巨螯肌體為糟漿浸漬亦已透黃  
而矍面往來不可執衆客驚焉異徐出縱之灤中用  
以戒殺者甚衆

### 牛王宮餽飯

陶安世云張覲鈐轄家人嘗夢為人追至一所仰  
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姨母  
敬馬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  
竟所苦者日食餽飯一升耳始語次即有牛首人



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銳甚  
利飯至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體間  
燥痒即以手爪把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  
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把助之至體骨現露飽飯  
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  
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食飯  
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才下  
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頰舌皆腫不  
能即語至翌

始能言因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唐人赴調至  
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即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  
歲未克扶護歸柩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兄十  
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葬其子初至啓殯致  
夢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即為伽藍神拘役至今  
未得生路今獲歸掩貞宅始神魄國聞有時相夫  
人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厝城外普濟寺忽



見夢於其門人云為語我家我日久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痊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彼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為不尊而死亦鬼耳况以遺骸滓穢結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為記之間寂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慮因循失葬明則致羈魂之尤幽則首護神之役更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為戒也

### 魚菜齋僧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供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為饌無物為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為觀施生曰食魚而須觀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其欲金量與觀僧問生僧齋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



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  
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岸  
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樂神庙中神降於稠人  
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心而無心布世得福  
最多是以一僧之故我甚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  
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  
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  
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  
吳江縣潘氏兄弟折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  
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  
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  
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  
舟而歲適大旱川港皆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  
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  
忽語其媪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可慮也  
媪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



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經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蝻蚘黑鯉見夢

餘抗尉范遠夜夢介冑而拜一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蝻蚘七枚為獻因遣人縱之于江編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厨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發刺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居民東城常十二者於其注居豢豕數百散市抗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抗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常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常愕然悔過還家尽毀園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與羣豕求兌輪迴刀刃之苦知者謂常善補過

矣



春渚紀聞卷第四

韓青老農何遠 撰

雜記

宗威愍政事

宗尹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齊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始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賄祈為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

致殷勤於公公即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為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以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冠犯闕鑾輿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三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為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蜜使人問米麵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比太平時初無甚增乃



呼庖人取麵令准市肆籠餅大小為之及取糯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酌醞各估其直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角七十是出勛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為舉子時來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離亂已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麵二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為將出令止依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賈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直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麩之直與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為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



者俱集多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  
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  
足不患乎私醞之攬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  
麴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觚者  
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復舊其它物  
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  
民懼呼稱為神明之政時杜充

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 膠竊取虎

忻代仲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為能一久  
步月莊君有莊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  
場軟藁屨袞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  
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羣  
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竊取之如黏飛雀  
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釀錢五千具飯會若不  
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莊  
戶散置竊膠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  
繫羊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



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即顧麥場轉  
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稗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  
頭目朦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  
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而躍起以至丈許已而屹立  
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則立死矣

### 銅章異事

青社土軍高閻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  
印即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關高統勤王之  
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  
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  
灘因憩所乘籃輿渡口輿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  
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 死馬醫

有名士為泗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即有大醫  
生揚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  
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  
更數醫矣豈小人能及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  
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壘洞也收其實物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蛻人所豢也籍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掖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事主與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醖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育報

於潛主簿沈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即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也後竟不敢盡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為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墩與忠老游愛共和易多李中老諸兄各官遊相遠亦款相依為生願得盲女為家既成婚數日忠老夢



至一官居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諾而退緋衣者遽呼市物人怒其物不至使伏之其人應言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薰灼其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語言妻曰異哉宜報之事不為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以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况夫妻以樂禍為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為它生之累耶

### 馬武復得妻

陶節夫為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既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之詳公領之明日具酒肴獨酌馬將會書閣中三



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為稽緩爾耶馬  
離席隕涕曰某去春携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大  
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循  
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携孥就祿無它故也公即呼  
取大金卮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尽此卮  
當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  
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睽索中適某過澶  
州得之逆旅問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  
且語其詳某適已全具兜乘護歸將司矣馬始驚  
喜次而軍校聲喏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訖一辟  
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即為  
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  
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  
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士鎮以鐵符及大  
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致益不支至紹興癸  
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劫來救護有情棄



軀命初無小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  
苦而不赴救即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  
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  
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  
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  
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即高舉曰我捨世間  
如夢衆人須我作頌即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真夢  
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為人多不曉了即皎在目  
前未了千般學道須畢舉手謝衆躡身沉海衆視

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即葬魚腹矣移時風止  
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  
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  
逮視岸側有數大鯉叩首久之沉波而去即揚聲  
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  
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共營庵居留事之至紹  
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  
真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  
靈心明皎潔吐安坐而化



受杖隄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  
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  
以三千為息歸子拒之不獲即如數付之數月果  
以十三千償詮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為  
香燭之費而常蓄一猫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  
捨也後猫死詮晝夢一官居有金紫人出迎執禮  
甚恭如舊相識詮回語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  
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  
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為猫償報既尽以宿性  
直剛今得為冥官方為猫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  
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  
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為佛供利歸一己  
是亦隄盜法當受地獄一劫之苦更作無量功德  
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嘗為師叅問  
此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  
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  
為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



苦行以規救免於是尽捨衣鉢為佛僧供及修  
長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攜家累入寺僧  
適尽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  
丈而之為猫糞所污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摔  
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急於却掃故此避匿耳  
詮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  
去詮始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  
往之物為已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胃然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  
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息血為味汝能為我密致  
幸甚至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  
金付之再有所須同寮僧雛窺道者於隙處披其  
胃取漆盃以利刃刺心血覆盃其上解衣帶纏遶  
久之開視盃中血凝矣即以葱醢依前法製之以  
進病僧僧雛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  
大驚異後掌頭闕人府請明心住持明辭之堅甚  
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尚未之許道者聞之三須



我一行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為和尚尊即跪膝然火了不変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暉之亂為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人至忠至孝及廉貞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為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君聞語居宣城之日鄰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爾之



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察我與汝持此去  
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  
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隣  
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  
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  
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即然  
撫頓接加和悅幾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  
氣憤々呼其奴語之曰汝姑曰來於汝若何曰日  
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門問之婦即權

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  
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  
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  
人之生也以孝養為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  
而娶婦而於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  
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迄今我為此大  
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要斷汝之首  
以快我母之心姑待汝兩月俟汝改過怡顏盡為  
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



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此  
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  
少懈也父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  
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  
調御轉惡為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絛  
間其字徑伏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  
連黏襄表二百幅當為你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

得許大筆也請用麻布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  
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  
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  
人不覺身之騰蹕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  
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  
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天府聞之取就鞠  
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書驗之上  
皇為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  
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



祠歲祀之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所鱠為勤兵操刀者名之鱠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鱠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鱠縷一盤為賜食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即取具鱠舉筋而尽自後日進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鱠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鼻遂不復食至終

身云

諸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隣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眾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眾云領主人肯搆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立較



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詩鉢巡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假日過庫司見僧雜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繪象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天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即前歛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失

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享翬翟之榮閔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與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以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



止既死鬼嘯于梁至大歛始寤然蓋其母初禱子  
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方鬼官與之二家俱  
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 施妳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隣里呼之施妳婆者年六  
十餘髮兩髻明其尚處子也年二十為沈氏婢會  
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  
親可依為生旋即庸春旁舍或織草屨與縫紉之  
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為配

更為撫抱其子尽力奴事鎮人皆知敬之愛每大  
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尚

在

### 孫家呂媪

湖州孫略教授家婢名呂媪者服勤孫氏有年矣  
性謹朴無它能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淨之  
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  
中或加五味羹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壹  
日微疾即告家人曰為我髡髮着五戒衣我將去  
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縊而化家人遂訖置



開元寺中觀者踰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剎  
之後一月一剎

春渚紀聞卷第四

春渚紀聞卷第五

韓青老農何遠 撰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  
出文勛章交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失  
識者嘉之嘗為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



